

聖典

聖典卷之十一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　睦㮮編輯

征伐

丙申三月辛卯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將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常縱軍士剽掠者數其罪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遂命徐達爲大將軍率湯和等浮江下取鎮江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必罰無

赦達等頓首受命

癸卯夏四月陳友諒圍我洪都

上將兵至友諒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上帥諸軍由松門入鄱陽令諸將曰兩軍相鬬勇者

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

勢必死鬬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

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

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

上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

也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連戰皆大捷
巳丑復縱火焚其舟師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
章陳普畧等皆焚死友諒爲之喪氣明日
上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
蹙之於是諸將益自奮連戰皆大勝友諒中流矢
死爲漢遂平
甲辰八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
下
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攻之又命中書

右司郎中汪廣洋征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遁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一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上命將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
年春熊天瑞降
乙巳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
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
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
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卒攻
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
相機招徠以撫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
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諭愈曰

令逍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
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
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亦要審畫
民則仁聲義問播於遐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
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川力少而成功多
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
汝否湖廣彼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僉春命遂
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俞院任亮出拒戰遇
春縱火焚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

之

丙午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劇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

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刼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惟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埸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蘇湖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常遇春擊敗張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

上聞之喜曰勝可必矣達等屢戰皆勝率兵至於蘇圍其城士誠屢突圍不能出遂克其城

吳元年十月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
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
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
取中原
上[illegible]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
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偉然能持
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
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
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

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
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
請挿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
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
與參將傌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
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
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謀略者付
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諸將
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有勝汝

等其識之又諭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兹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敵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

始汝其勉之達等受命行至陳橋左君弼降癸亥

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逆

戰我師大捷遂進兵通州入其城是夜元主及其

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

是月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僉大督都府

事吳禎爲副將軍帥常州長興宜興江陰諸軍討

方國珍于慶元

上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

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望也和等受命行十一月

辛巳克其慶元巳丑國珍遁入海島

上復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

道會和討之壬辰國珍降

洪武三年三月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定西王保

保兵退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直抵保保壘立柵以

逼之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西征術者言

常有水警將軍宜慎防毋忽凡軍士駐營臨陣須

相度地宜以備不虞中原邇西山川阨塞一或遇

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晝駐軍平川暮復移於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其慎之

四年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曁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穎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曁都督僉事

何文㷆等率河南陜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
朕以明玉珍嘗遣使脩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
閔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
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收斂而去然豺
狼之心終懷憸𡚁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之
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
但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
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和等遂受

命行至重慶會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啣璧及其丞相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蜀遂平

十四年五月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竭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阯朕常嘆美古有

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
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
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為大將往靖南服嗚
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
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飭武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
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
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

撫武勇之才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戸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肄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肄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癸卯十二月戊午

上閱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日不知

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横歛合布散倏往忽來

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逆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

上將經理淮甸親閱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之士

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平日不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兵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齊賞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爲試之蓋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七月辛酉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

上諭之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

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撙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容以防姦謹以待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愼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慕寮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吳元年九月戊子

上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湘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不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今居營者

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

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

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

有志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從箭閑騎士弓弩各

爲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

者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

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

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

御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

况攻戰之際馬功居多乎爾須野馳騎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洪武二年三月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上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沒流臨旱免

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
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
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
易保祿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剛斷
不行即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
是月戊戌
上諭指揮同知表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
而好鬬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
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

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超千人爲千八之長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教之愼無怠惰廢事

是月庚子

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

下初定豈可遽以為安而忘警戒朕視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慢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典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槖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為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三年五月

上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必矣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務農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徹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

日而忘哉

六年二月戊申

上閱武于教場既罷諭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衞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紝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知之徒不知撫禦之道橫起暴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敝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恣縱之心

體朕愛下之意且貴能恩賤富能恩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十二月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建置兵衛僅武連年士卒懈怠而以備日勞民供頓謂都督僉事丁僩王誠平羌等曰保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

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我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於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費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今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令指揮任亨德誠往濟寧伯畢往真定統理軍政凡[illegible][illegible]進退訓練之務衛皆專之

十一年五月丙子敕工部臣曰自古聖王之御天下武功旣定則修文教而亦不忘武備也今海宇

安寧生民樂業寔安燏毒古人所戒克詰戎兵王者當務爾工部其以歲造軍器之數著爲令

十七年二月巳巳朔

上諭兵部臣曰朕向者以天下既不用兵軍士閑逸若不練習恐猝有調遣不堪應用故命天下官軍分番入京校試行賞罰以示勸懲今附近衛所已試而遠者未至恐近邊將士既來城守空虛或盜賊乘隙竊發此又不可不慮自今邊衛軍士於射止就本衛不必赴京其令知之

二十八年七月甲寅
上諭兵部臣曰近在外衛所遇有寇盜卒起守禦指
揮千戶不親率兵勦捕但遣百戶旗手領之是以
失機誤事自今各衛所地方設有寇三四十人即
調官軍一二百人寇有數百人即調數千人刻期
捕獲毋令滋蔓如指揮千戶不躬率士卒及調兵
失律誤事者罪之令兵部榜示天下
受降
乙巳六月巳丑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

[illegible]款并納元所授宣慰使告身

上嘉其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率先來

歸可嘉也俾仍舊思南道宣慰使授深思州等處

軍民宣撫使兼新軍萬戶以三品銀印給授之

七月丁巳朔

上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

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見將亡而移者先

奔於商殷將亡而向摯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著

若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illegible]也

汝能審存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契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爾歸我賜爵禄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理若彼不從其幾而恃險以爲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宜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將栁思祖等至建康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禄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諸

將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

主上猶出於暗投天日豈敢有反覆耶

上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諸將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解衣食以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上曰爾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諸將頓首謝

洪武元年三月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舉所部廣

東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來降
上賜詔襃之曰自元綱解紐群雄並爭天下瓜分未
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濠梁創業金陵除殘去暴十
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
齊魯廣西之師相繼捷奏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
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
若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群雄之間非其主
不屈此漢唐明臣於今未見正此與數爾[illegible][illegible]叛
[illegible]之衆乃不勞師旅先命來降其亂實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今持驛召來庭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厥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心以懋厥績

五月戊寅方國珍至京師入見

上諭之曰汝猷款已久何為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難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群小所誤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

上曰草昧之初英雄角用逐人孰不欲有爲乃詐能識
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不能無所趨嚮爾一[illegible]
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猜疑
國珍頓首謝遂賜第居京師
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
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
上下詔諭之曰蓋聞古先哲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
無間遐邇况廣海之地自漢以來列爲郡縣習禮
樂之教有華夏之風頃因元政不綱群雄並起於

[illegible]者師臨南粤[illegible]不

煩傳檄相率來歸嚮慕之誠良可嘉尚今遣使往

諭朕意爾其益堅乃心以寧吾民爵賞之賜當有

後命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

西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

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

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illegible]

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
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陛下[illegible]以英[illegible]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鄙介
之人粗知兵法糾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
他志今幸遇
大明應天撫世不矯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爾能不貿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今爾若然
嘗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

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
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三年九月戊申故元降將江文清楊思祖等至京
詔以文清爲千户思祖爲衛鎮撫賜賚甚厚其將
校八百五十人皆賜綺帛各一仍遣思祖等還招
其部曲
上諭之曰歷代興廢天運之常爲人臣者當其時衛
冒危難欲全身家者蓋鮮矣元運之衰天下紛亂
爾朔方將校殁身於兵戈者不知其幾爾衛[illegible]括

撲之中卒獲保全今又自遠來歸可謂能識廢興
之機今授爾世襲鎮撫遣還招部曲諭使來歸若
能竭誠効力朕當益隆恩待其蒙古有願來附者
即令詣邊將送至京朕皆有以處之恩祖對曰臣
苟全性命於亡國之餘進退無所委身來歸蒙被
恩寵實出望外臣敢不竭力以圖補報惟
陛下哀憐之
十一年二月己未涼州衛奏所獲故元官二十五
人甘肅降人一千九百六十口

上曰人性皆可與爲善用夏變夷古之道也今所獲故元官并降人宜內徙使之服我中國聖人之教漸摩禮義以革其故俗於是徙其衆於平涼府給糧贍之

十六年四月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內附

上遣使齎敕往諭曰惟智者能知存亡之道而決去就之幾今爾所守之地東有野人之隘南有高麗之險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道路險阨恐不以爲

可自固守爾乃能率衆內附自非智者審勢達變

計不及此雖古之智士何以過之朕甚嘉焉今特

遣使諭意爾其知之

聖典卷之十一終

聖典卷之十二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㰘編輯

報功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贛軍還

上御戟門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六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候海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從率三軍

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託村望

其勗之哉遇春曰臣奉

聖上成算所至輒克非臣所能

上善其對

吳元年九月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上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

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

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

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
如王國寶等殁於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
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
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
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
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
江南旣平當北定中原一統天下毋狃於暫安而
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宜努
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主上成筭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以圖尺寸昨日達

等入謝

上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爲樂否對曰荷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上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中原未

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相與

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祭大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基章溢入

在奉天殿群臣咸在乃歷言二人之功拜御史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會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税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

三月召劉基赴京師同盟勳册基至京師賞賜甚厚追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illegible]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二年正月乙巳

上命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勅中書省臣曰元季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兵[illegible][illegible]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其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illegible]思功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

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序
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上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
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
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
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
三年五月丁巳
上諭大都督府及中書省臣曰國初設都先鋒府及

十大元帥都尉指揮之職其人甚衆今思之多有陣亡物故者追念舊勞惻然于懷其有子孫以襲祿足以贍給苟無承襲之人則其父母妻子將何所賴宜給存恤之祿以養之有初同居而後離析者分祿以贍毋使失所

十一月丙申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

上召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

[illegible]之二十年以征討未

暇[illegible]務天下[illegible]生[illegible]起

嘗[illegible]者

[illegible]

天地祖宗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撤兵以來

皆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

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次第皆[illegible]

所以示至公而無私在丞相[illegible]長雖無汗馬之

勞然侍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者[illegible][illegible]達

與朕同鄕里朕起兵時卽從征討四方摧强撫順
勞勣皆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
褒崇德懋懋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
且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論之無有
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

十二月丁丑

上謂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
石入危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
[illegible]自今歲三月五日一聽補大[illegible]

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奉成筭遂剪群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
勞何足齒録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撰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上曰朕固知卿等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
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五年正月己丑
上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
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

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勲勞故有
此賜達等謝曰臣等賴
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𦆵録而寵恩屢降何以當
之
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罪雖貴罰也
况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
六年四月詔定開國勲臣楚國公康永安等謚號
禮部上議曰當元氏失馭四海鼎沸英傑之士或
保障一方或提率師旅士民棼棼莫知適從爾

真主奮興天命有歸人心響應於是不期自至若龍
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故能開創洪基輔成大業
旣著勳勞乃殞其身誠宜加謚以示追崇按謚法
赴敵無避曰武佐國逢難曰閔其楚國公廖永安
宜謚曰武閔殺身報國曰忠戎業有光曰烈其豫
國公俞通海宜謚曰忠烈危身奉上曰忠致果殺
身曰毅其蔡國公張德勝宜謚曰忠毅闢土斥境
曰武武而不遂曰壯其高陽郡公耿再成宜謚曰
武壯折衝禦侮曰武威而不猛曰莊其越國公胡

大海宜謚曰武莊折衝御侮曰武壯而有力曰桓其梁國公趙德勝宜謚曰武桓又按永義侯桑世傑與漢光武封寇恂爲承義侯景丹爲奉義侯同不必重謚此七人者皆熊羆之士心膂之臣當開創之初沒於王事

皇上混一天下追悼厥功隆其封贈俾爵及子孫祀于廟庭崇報之恩於斯爲至易名定謚在禮宜定宜

議上詔皆從之

八月乙亥

中書省大都督府臣曰凡指揮沒於戰陣者皆
賜公田卒於家者不與其世襲千戸陞指揮而陣
亡者與世襲指揮一體賜公田無子而有兄弟同
居者亦如之非同居者不與

九年六月

上謂學士承旨宋濂曰朕自布衣興起草萊列侍從
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官其子孫璲年少不敢
奉詔不允遂徵冢子瓚之子愼及愼弟琯俱入侍
班未幾復召仲子璲除中書舍人

上時命題試璲與愼而戒之語濂曰朕爲卿教子孫

濂或奏事文稱倦遂特命璲愼共扶下殿父子祖

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榮

七月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

上諭禮官曰諸將臣始從朕征伐宣力效勞朕於爵

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

其功何文輝早歲事朕屢建勳績大名始立身即

殞歿朕甚傷之其以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

各附祭於功臣之次庶以表朕報功之意焉

十年十二月丁未

上謂都督府臣曰元末天下紛擾朕荷

天命賴將帥之力削平禍亂四方以寧追思往昔智

謀英武之士或沒于王事或考終天年功在國家

不可以泯其有子孫者宜録用之庶以慰死者之

靈於是都督府録丁忠等五百十一人以聞授指

揮千百户

十七年四月賞征南將校先是詔禮部曰賞爲國

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厲士氣權度毫髮之大輕

重則上爲失禮而天下無所勸朕有天下十有五年雲南越在萬里負固不服故命大將軍帥師討之諸將士冐瘴厲踰險阻霧雨薄肌體沾汗濡甲冑而能效忠宣力搴旗斬將登城拔壘使天誅無留良善附順甚者身委矢石爲國效命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實定議行之至是議上

上以爲賞薄曰將士甚勞苦此非所以報有功也報功其重賞之於是賞諸公侯金帛各有差

六月

上諭禮部臣曰曩者發兵征雲南朕憫其勞苦甚師

旋陣皆有賞賞比者將士還京論功行賞士卒已

令五軍十衞驗名給之近聞有賞不及格者或所

司有欺蔽者致使竊議于外爾禮部即榜諭諸軍

或受賞不及格與有勞而不及賞者皆許陳訴驗

實賞之

九月

上諭都督府臣曰朕自布衣奮跡淮甸與群雄角逐

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皆賴爾諸將士之力然朕每思之當臨機決勝陳師賈勇固出於諸將而摧鋒陷陣衝冒矢石則士卒實先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自公侯至于列校皆有爵祿傳及子孫而士卒艱苦乃無異乎昔朕甚憫焉曩者雲南諸夷負固弗庭勞師遠征瘴煙毒霧觸冒死亡、生若此尤在矜卹爾五府閱諸兵籍凡征南士卒其自丁酉年以前隸兵者悉俾爲小旗以酬其勞不必比試

八月丙午賜公侯鈔人一萬錠俾還鄉建第宅

上諭禮部臣曰諸功臣於京師既有第宅而鄉里尚仍故居若既老而歸於禮不稱其各賜鈔俾還置第以居樂其高年傳之子孫亦優待功臣之禮

十九年十月乙巳

上諭兵部臣曰天下大小武臣皆以有功故令子孫世襲以食其報然有身没子幼未能承襲者或無子而有女幼及有父母老而無依者此皆一例今後凡亡故軍官子女幼者皆給全俸以贍其年待其長令襲職女待其嫁然後罷給父母老者亦

給全俸終其身著爲令

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坐事謫充軍者亦宥之令自立勳仍給贍其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上曰內外武臣昔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勞績未嘗暫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恩所以惇仁故給之全俸使有所贍彼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予而予則

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爲適中儉以全祿未爲過也

二十一年八月戊辰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旣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征伐之苦四海宴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謝曰自漢唐以來夷狄常爲中國患今

皇上威德覆被區夏仁義所感罔有不懷兇神謨
廟算包括無遺故臣等得以效犬馬微勞
陛下不以慢師爲責而加賞賚臣等仰荷恩寵無以
報稱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二十三年九月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
三代皆王爵先是
上思勳臣開國之功雖加封爵未足以盡報功之典
乃命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等考古制以闡

舉宋韓琦事言無王及三代制本朝開平王常遇
春三代俱封王爵出自特恩難爲定例
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大勳宜如開平王例三代俱
封王爵自今凡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其襲
爵子孫非建立奇功者生死止依本爵著爲令
二十五年八月山東德州等衛千戸百戸陳祥等
二十四人赴京陳年老請以嫡長子襲職
上命兵部臣曰祥等昔從征討歷任年久今皆乞許
其致仕各令其子襲職凡流官皆俾世襲用念大

小將校從軍歲久功勞夙著者皆命陞之

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上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効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上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願朕子孫保有無窮

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
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保全勳臣

甲辰四月乙巳

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
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
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
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
生衅隙寧不爲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

一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構
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
終爲身害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上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旣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
顯矣當同心輔德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
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愼一日
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
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亘不能保全

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其舊臣多有獲罪者究
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
于敗古人置欹器於座側正以戒其驕盈耳汝等
宜戒慎之

是日

上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
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
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此
心拳拳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全任以

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
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
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
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
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
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群臣皆拜謝而退
二年十一月辛丑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

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
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
必勝爲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嘗與儒生講
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生有禮
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
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爲鑒戒擇其
善者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埒矣

二年十二月甲子

上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起兵以來征伐之事謂中山

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爲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之子孫與國同久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謙抑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衞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群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幾眇太宗怒欲寘之法非群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容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

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况其他乎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四年十一月壬申

上御武樓下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

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豈保身與家之道哉英等駭愕頓首請罪

上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內省于心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竄之遠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
皇考嘗言凡人守分置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瀆汚之

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勲於國朕既酬以爵祿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有所頼汝其識之英等頓首謝曰

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十二月甲申

上召諸功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莊佃之家倚汝勢挾汝威以凌暴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之

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德也

五年八月戊子

上召諸勲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髙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爲受福之本驕

怠爲招禍之源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十年十一月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
上特赦之召諸將相大臣諭之曰曩者豪傑並起豈
無智謀壯勇之人然麤暴無禮自取敗亡朕嘗此
時飭身自守推誠任人故能成大功天下已定朕
與卿等共享富貴當各盡其道而往往有犯法者
何也昔廖永忠數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失人
臣禮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訓子孫爲
善不至犯法是以爵祿傳之無窮愚者反是夫法

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爲功臣者不能守法自
保使朝廷屈法保汝乃不得已尙至再三朝廷亦
難處矣朕於祭祀之時一一心齋肅思欲格神乃遣
汝輩奉祭則多私利慢神甚非禮也且國家除官
室外未嘗作一臺榭以爲遊觀燕樂之所而汝等
乃私取材木廣營室宇此豈守法教子孫之道乎
念汝等相從俱嘗有功致有爵位故丁寧告汝汝
等毋忽朕言善自保持

十四年正月癸丑

上諭公侯及諸武臣曰吾觀自古將臣被堅執銳備
歷勞苦以有爵位子孫世襲其後或驕恃恃功不
循禮法致先人勤苦之業一旦傾敗由其不知讀
書故也爾等皆有功於國家身致爵位子孫世襲
夫生長膏粱不知禮教習於驕惰鮮有不敗當念
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宜令子弟入太學親明
師賢士講求忠君親上之道覽古人成敗之所㑺
幾永保爵祿與國同久於是諸公侯武臣皆遣子
弟入國子學受業

二十一年七月丙戌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左侍郎沈溍等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俾咸誦讀遵守勿怠

十一月頒賜武臣保守勅時廣西指揮耿良
歛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令
致賊人縱横皆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
福及子孫之道特爲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
覲知所鑒戒
二十六年六月辛丑
上諭禮部臣曰朕即位之初稽古定制凡爵禄
等殺皆著爲令俾勲臣之家世守之朕覩前代

封皆爲虛號其餘祿食止給綃布我朝賜以賞
土田所以待有功者不爲不至尚有不知分限
速罪戾者已命翰林歷考漢唐宋故事斟酌爲
録頒之勲臣使有所遵守爾禮部其申明之
公侯食祿及服舍器用等敍著爲定式俾不
後亦保全勲舊之道也

聖典卷之十二終